

新中国往事

XIN ZHONG GUO WANG SHI

策划、主编：刘未鸣 张剑荆

文化 记忆



新中国往事

XIN ZHONG GUO WANG SHI

策划、主编：刘未鸣 张剑荆

文化
记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记忆 / 刘未鸣, 张剑荆主编.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9.6

(新中国往事)

ISBN 978-7-5205-1107-0

I. ①文… II. ①刘… ②张… III. ①文化事业—文
化史—中国—现代 IV. ①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5143 号

执行主编: 詹红旗

责任编辑: 刘 夏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版说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70年，于历史长河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一瞬，却是“当惊世界殊”的一瞬，却是书写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书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丽诗篇的一瞬。也因此，这一瞬，注定永恒。

这套“新中国往事”丛书，主要通过亲历者口述形式，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基础设施、考古等领域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决策、建设或发现的过程，旨在回顾新中国走过的曲折历程，反映70年的发展变化和巨大成就，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而亲历、亲见、亲闻，以及较大的时间跨度、较广的内容涵盖，恰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借鉴使用了诸多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在此，对相关文章作者致以诚挚敬意。与此同时，疏漏之处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年7月

责任编辑: 刘 夏
封面设计: 张 军

我的老师齐白石	/ 1
娄师白	
美术大师柳子谷的坎坷人生路	/ 7
方 岩	
傅抱石和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 16
刘智勇 刘聿文	
画坛大师李可染的艺术之路	/ 27
张一峰	
缅怀美学大师王朝闻先生	/ 37
王泽庆	
齐派艺术的传人——娄师白	/ 43
邹士方 秦宝春	
国画家齐佛来的人生和艺术	/ 58
屠建业	
一代戏剧大师焦菊隐	/ 62
张 帆	
筱俊亭与筱派艺术	/ 69
孟皋卿	

- 越剧生涯中难以忘却的往事 / 75
袁雪芬
- 严凤英与黄梅戏 / 91
杨 杰
- 忆父亲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创新 / 106
李浩天 口述 高 芳 采访整理
- 亚洲杰出的终身艺术家吴祖光 / 112
池银合
- 急观众之所急 想观众之所想 / 119
——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堃
陈笑暇
-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 128
叶浅予 赵星光 记录整理
- 冰心的故事 / 135
周 明
- 启功先生二三事 / 143
宋凤英
- 侯宝林在密云 / 154
王敬魁
- 周信芳与戴不凡的交往 / 162
戴 霞

目 录

- 忆老舍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 171
 刃 锋
- 冰心与吴文藻：“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 179
 傅光明
- 俞平伯与叶圣陶的“暮年上娱” / 188
 杨振华
- 从此秋郎是路人 / 197
 ——冰心与梁实秋的世纪友情
 周 明
- 沈从文与张兆和：相濡以沫55年 / 203
 陈开第
-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 212
 陈早春
- 漫画搭桥 / 218
 ——丁聪和邵洵美的友情
 绡 红
- 新凤霞为什么嫁给了吴祖光 / 223
 吴 霜 口述 魏天凤 周 园 整理
- 我随尚和玉先生学戏 / 228
 郑星垣 叶祖孚 孟菁苇 整理
- 何香凝书画艺术与爱国情怀 / 242
 王俊彦

- “美髯翁”于右任晚年生涯 / 255
傅德华
- 人生亦学问：启功先生的人情世故 / 260
李 强
- 张光年与风暴过后的《人民文学》 / 267
周 明
- 我率香玉剧社在朝鲜前线 / 278
常香玉
- “秘书长”眼中的“主席” / 291
——华君武忆齐白石
朱冬生
- 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 / 297
傅光明
- 郭沫若与萧乾的恩怨 / 309
傅光明

我的老师齐白石

娄师白

齐白石先生是名扬中外的艺术大师，是民族绘画传统的杰出继承者，也是我国写意画的创新者。由于他一生辛勤劳动，富于创造精神，遗留下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绘画的艺术宝库。

1934年，我拜齐白石先生为师，之后师徒一起生活了20余年。白石老师言传身教，他的为人、品德、创作和理论等许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下面我就自己向白石老师学画的经历作一些回忆，希望青年朋友能从中看到齐白石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从而得到有益的启示。

齐白石先生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尤其画人物时，创作前一定要先起草稿，稿纸大都是利用旧包皮纸。一张草稿要改正多次，达到形象准确后才开始作画，而且在画的过程中，随画随改，以求尽美。每次老师画之后，叫我拿回家去照样临摹，画几张给他看，有时刻定两天后就要临好。他将我的画和他的原作对照，指出哪些地方用笔对、用墨好，哪些地方不足。老师每画一幅新构图，总要反复地画两三遍，遇到他认为是得意之作，还要照样画五六张。他这样做，确实对我的学习大大有益。由于他画画的重复或改动，使我能全面了解他的创作过程，记

忆他的构图，加深对他用笔用墨的体会。老师教我画画，是毫无保留的。从用炭条开始，直到最后完成，都让我在旁边看着，为他抻纸。时间一长，我便成了他的上下手。因为有这样的条件，再加上我的时间充裕，就是考上辅仁大学后，每日的功课也不多，所以每天待在老师家里，有时直到晚上9点他要睡觉时，才让我走。

我向老师学画，也是尽心尽意的。记得那时，我不仅学他的画学得像，就是老师在画画时的姿态，构思时眉头嘴角的小动作，我都学得很像。齐老的子女良迟、良已、良怜，都比我小几岁，我就故意做给他们看。连老师训斥他们的话，我也学得神气十足，他们没有不笑的。齐老曾在我的画上题曰：“娄君之子少怀之心手何以似我，乃我螟蛉（即义子）乎！”但是老师又谆谆告诫我说：“画画小技，人拾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拾得者半年可得皮毛，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

每当老师画完一幅画，就把它和相同的作品一起挂在墙上，仔细观看。在这样的场合，他总要向我发问：“你看哪幅最好？”如果我和老师的看法一样，他就捻着胡子一笑。我们的看法不同时，他就给我分析讲解。例如，一次老师画荷花鸳鸯，两张画基本上是一样的构图，只是荷花的姿态略有不同，颜色深浅也稍有不同。我说深色的这张好。老师说：“在你看来，那张画上的花颜色重些好；而我看，是这张浅色的好。它好在这朵荷花的姿态与这对鸳鸯有呼应。”老师的这种教导方法，在绘画的意境上，给我启发很大。

每次看到老师的新作，尤其是他得意的作品，我总要拿回家去临摹几张，请老师指教。老师不仅看我临摹的画面相似不相似，还说明他作画用笔用墨的意义，使我听了领会更深。隔一些时，老师还将我的画与他画的同样题材的画对照着看，再指出我的画有哪些不足之处。老师说：“临摹是初步学习笔墨的办法，不能只是对临，还要能够背临，才能记得深，但不要以临摹为能事。”他还说过：“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看还要有万石稿才行。”我体会老师这番话的意思，是教

我不但要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多读书，提高文艺修养，还要把凡是看到的好画都尽可能地临下来，作为创作的参考素材。

在这里我又想到老师对收藏字画的想法。他曾对我说：“有些收藏家只注意画的真伪，却不着重看画的好坏，我看你不要学他们。只要画画得好，莫管它真假都可以买下来。”

大家都知道齐老画虾、蟹是很成功的。每逢夏秋市上卖虾、蟹的季节，老师总要买虾、蟹来吃。在旧社会，卖虾的人经常走街串巷地吆喝，老人听到卖虾的到了门口，就亲自走出门来挑选。他告诉我，对虾以青绿色的为最佳。老师买虾，有时一买就是一箩筐，除吃鲜的以外，还把虾晒起来。每次买来虾，他总要认真细致地观看一番。买到小河虾时，他也总要从中挑出几个大而活的河虾，放在笔洗中，细致地观察；有时还用笔杆去触动虾须，促虾跳跃，以取其神态。

当我学画虾时，先是照老师的画对临。老师看了我的画说：“用笔不错，但用墨不活，浓淡不对，没有画出虾的透明的质感。”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让我背临画虾给他看。他又给我指出，虾头与虾身比例不对，有形无神，要我仔细观察活虾的动作，对着活虾去画工细的写生。也就是通过临摹知道用笔墨后，还要通过写生去观察体现虾的神态。隔一段时间，老师又要我画虾，再指出虾须也应有动势。老师这样再三淳淳教导，使我不仅对虾的结构有所了解，同时对齐老画虾的用笔和表现手法，也就知道得更清楚了。

齐老早年画虾的过程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他在五六十岁时画的虾，基本上是河虾的造型，但其质感和透明度不强，虾腿也显得瘦，虾的动态变化不大。到70岁后，他画虾一度把虾须加多，对虾壳的质感和透明感加强了。不久，他画虾又把虾头前面的短须省略，只保留了六条长须。从齐老画虾对造型的三次变革来看，说明他对事物观察的敏锐。他搞创作，从生活中汲取材料时，不仅观察了对象的结构、自然规律，更主要的是运用艺术规律抓住对象的特征。

在画虾塑造典型的过程中，我个人体会到，齐老的画法之所以一变再变，他的意图，首先是要不落前人窠臼，富于创造精神；另一点是他通过对生活的观察，要塑造出他理想中的艺术典型。我认为，齐老绘画创作的虾，是他对生活的体验、感受与他的主观愿望有机结合的成品。齐老常说，他年幼时为芦虾所欺。他的祖父说：“芦虾竟敢欺吾儿乎！”原来是芦虾把他的脚给钳破了，这是他在生活中对于虾的认识的一个侧面。老师又常说，河虾虽味鲜，但不如对虾更丰满；对虾固然肥硕，但无河虾的长钳造型之美。这就说明齐老画虾的艺术创作，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的。这正是齐老胆敢独创的动力。齐老塑造的生动的河虾兼对虾的形象，是取河虾及对虾各自的特征，按照齐老自己想象中的虾，而创造了虾的艺术典型形象。

老师喜食螃蟹。买到蟹后，他也是反复地观察。老师向我说：“古人画蟹，多重视蟹钳，忽视蟹腿。而我画蟹，则主要是画好蟹的腿爪。”一次老师让我买蟹，我买回来之后，他把每个蟹腿都捏了捏，然后告诉我说：“你买蟹，不要只看蟹的大小，要捏一下蟹腿是否饱满，腿硬则肥，腿瘪则瘦。”他向我指出，画蟹的腿爪，一是不要画成滚圆的，而应当画得扁而鼓、有棱角、饱满，要画出腿壳的质感来；二是要画出蟹横行的特点来，不要像蜘蛛那样向前爬。当他看到我画的蟹，特意给我指出没有画出横行的姿态，要我再细致地观察蟹腿的活动规律。他说八条蟹腿的活动，亦如人之四肢，左右活动差不多，左伸而右必屈，右伸而左必屈，但亦不可死用这个规律，如果死用这个规律，那又会失其生动的神态。他更提出要求，说画蟹腿最好能画出带毛的感觉来，这是用水墨的技巧达到较高的程度，才能画出来的，要想画好，只有不断地练习水墨功夫。

齐老说，画写意画没有细致的观察，就概括不出对象的神态；但是画得太细致，就和挂图一样，那就不是画了。他说：“太似则媚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好就好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齐白

石先生的画论，也是我学画的座右铭。

当我学画鹰的时候，老师曾教我说，画鹰要画它的英俊，注意嘴、眼、爪三处。又说：“凡画鸟的眼珠，切莫要点个圆点，要用两笔点出既方又圆的黑眼珠来，这鸟眼就有神。”

我常常看到我的一些师兄们找白石老师看画，请他指教。老师看了一会儿，常说：“也还要得。”很少给他们指出什么毛病，或提什么意见，态度比较和婉。而齐老对我这个最小的徒弟却很严格。对于我的画，无论是临摹的或是自创的，凡是他认为画得好的，就给我题词鼓励。老师曾在我画的几十幅画上题字，都不是我请求他题的，而是他自己主动题的，所以他写了“皆非所请，预见其善不能不言”。

但是，当老师看到我的画上有毛病，必定严肃地指出，有时还批评。我初学画工笔草虫时，老师看了我画的一只螳螂。他问：“你数过螳螂翅上的细筋有多少根？仔细看过螳螂臂上的大刺吗？”我答不出来。老师又说：“螳螂捕食的时候，全靠两臂上的大小刺来钳住小虫，但是你这大刺画的不是地方，它不但不能捕虫，相反还会刺伤自己的小臂。”可见老人对小虫观察入微，这是多么严肃的批评和教诲啊！

这样的事还有几件。一次，我看老师画鲤鱼，老师问我：“鲤鱼身上有一条中线，它的鳞片有多少，你数过吗？”这一下问得我张口结舌，无法答对。老师循循善诱地告诉我有32片。又如虾的结构，是从第几节弯起？当老师问我的时候，我说是从虾身第四节弯起。老师满意地笑了，说：“也还如得（也还不错）。”我初次看老师画牡丹时，只见老师在红花头上用焦墨点出了花蕊花心，然后又在花心外分散点了几点。我问老师，为什么在花心外，还点花蕊。老师告诉我：“你要仔细看看牡丹，它的花蕊和菊花花蕊不同。菊花的花蕊只长在花心上，牡丹的花蕊是每一层花瓣下都有。你看‘层层楼’品种牡丹的花蕊，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1950年，人民画报社请白石老师画“和平鸽”。老师对我说：“我

过去只画过斑鸠，没有养过鸽子，也没有画过鸽子。这次他们要我画鸽子，我就请他们买只鸽子来仔细看看再讲。”当时我自作聪明地说，鸽子和斑鸠样子差不多，尽管去画。老师听了很不以为然，“嘿嘿”了两声，用他一双敏锐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后来他把买来的鸽子放在院子里，反复观察鸽子行走的动态；又花费了一天的时间，到他的养鸽子的学生家里去熟悉鸽子的生活，观察鸽子飞起来落下去的动态。老师曾有这样一段话：“凡大家作画，要胸中先有所见之物，然后下笔有神。故与可（北宋画家）以烛光取竹影，大涤子尝居清湘，方可空绝千古。”

每逢老师发现我学画不认真、不虚心，或者应付，画得不对的时候，他就说：“我教你作画，就像给女孩子梳头一样，根根都给你梳通了。”老师尽心地教我，唯恐我不能体会。他的表白，使我非常感动，永远记在心上。正是在白石老师严格要求、亲身带领下，我亦步亦趋地学，才比较深地继承了老师的一些本领，在中国画的创作上有了一点成就。

（原载于《纵横》1985年第1期）

美术大师柳子谷的坎坷人生路

方 岩

1996年10月17日，一个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等单位破例为一位非中国美协会会员画家举办的最高级别的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一切都显得非同寻常。美术馆里，闪现着一个个人们熟悉的身影。迟浩田、程思远、萧克、谷牧、洪学智等诸多老同志挥笔为画展题词，邓力群、荣高棠、赵健民、王琦、廖静文等为画展剪彩。

这个非同寻常的画展，就是柳子谷先生遗作展。

1901年，柳子谷出生于江西省玉山县一个书香人家。其祖父是前清秀才，其父亲在乡里举办私塾，还颇通医术。柳子谷自幼就对书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用好奇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树木、池塘、房屋、牛羊，都被他用稚嫩的笔悄悄摹绘。甚至，当他受继母欺凌、暗自伤心流泪时，望着自己蘸着泪水画的小耗子，竟笑出声来。在父亲的熏陶下，伴着画笔，柳子谷渐渐长大。15岁，他成了乡里有名的小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出口成章，四周乡邻争相请他题春联、作碑文。

1924年，柳子谷辗转来到上海，考入上海美专。当时的上海美专，名师荟萃，刘海粟、黄宾虹、潘天寿都任教于此。在这里，柳子谷接受了系统的美术教育，尽情地在艺术天地中遨游。

当时，柳子谷家道中落，已无力供他上学。校长刘海粟怜惜这位深

具艺术天赋又刻苦用功的年轻人，不仅免去他的学杂费，还介绍他给书肆邑庙，画一些扇面来维持生活。黄宾虹、潘天寿等也很喜爱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黄宾虹经常亲自指导柳子谷作画，还把他精心收藏的大量古今名家字画，供柳子谷精心揣摩，他还与潘天寿一起，领着柳子谷去拜访当时海派画坛领袖吴昌硕、谢公展等国画大家，聆听他们的教诲。

得益于名家指点，吸吮着丰富的艺术营养，柳子谷的画艺日渐成熟。从上海美专毕业后，经过一段短暂的从军，1928年，柳子谷来到南京，开始了职业画家生涯。短短几年间，他便以精湛的绘画技艺名噪沪上与金陵，在那里，他与张叔旗、徐悲鸿成为至交，三人独秀艺林，并称“金陵三画家”。在南京，他还结交了许多文化名人，如于右任、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以及民国许多要人及社会贤达，像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陈立夫、邵力子、蔡元培、马寅初、林伯渠、张治中等，他们都曾向柳子谷或索或买其作品。李宗仁竞选总统时，还包下柳子谷的画作为礼品。

柳子谷的画，根植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又极具个人特色。他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精髓，将诗书画融为一体，是个“全能型”的画家，山水、花鸟、人物俱精，诗书修养全面，尤其擅长画竹。蔡元培曾称其为“画竹圣手”，徐悲鸿则赞其竹“画到朦胧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早年写竹，他师承郑板桥，青年后，随着视野的扩大，则上追宋、元、明诸家，又融入自己对竹的观察，另创一格。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系主任时，曾请柳子谷去为学生示范画竹。柳子谷先演示了竹子的干、枝、叶、节的各部画法后，将纸横放、饱蘸浓墨，边走边挥洒，顷刻间，一幅水墨淋漓的墨竹跃然纸上。徐悲鸿见后，击节赞赏，并改变了自己画竹的方法。柳子谷笔下的竹，不但有风花月夜下的晴竹，也有雪竹、风竹、雨竹及四季时节的竹。

柳子谷不但中国画功力深厚，早年在上海艺专学习时，还打下了深厚的西洋绘画技法基础。在南京时，徐悲鸿与他泛舟玄武湖，两人换